

69151 基本知識

和小学教師談談 工作、學習等問題

蔡君啓 著



新知識出版社

目 錄

一个青年教師的來信	1
舊社会里的一个小学教師的故事	10
熱愛兒童、熱愛教育工作	18
學習, 學習, 再學習	29
搞好羣众關係	52

一个青年教師的來信

因为我参加了“小学教師”月刊的編輯工作，所以我有机会看到許多小学教師寄給“小学教師”編輯同志的來信。有的人來信反映所在地小学教育上的缺點，有的人提出許多疑難和問題，有的人对刊物提出要求和批評，有的人向編者訴說他的思想問題。这样的信，多的時候一天可以看到几十封。下面是我从許多來信中抽出的一个青年教師的來信。从这封信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青年小学教師所存在的問題。信中的某些錯別字和文字上的毛病，都經我作了修正；但我完全注意到不因此影响原文的意思。另外还要說明的是：信中的人名和地名都由我更改过了，因此这封信的內容是真实的，而其中的人名和地名却是虛構的。这是因为我把这封信抄引在我的文章里，並沒有得到寫信人的同意。

*

*

*

編輯同志：

我是一九五四年夏天剛从我縣初期師範学校畢業出來的學生。一畢業，就被分配到离縣城二十多里的武家莊小学來担任低級班（一二年級複式班）的班主任。現在寒假開始了，就是說，我从事人民教育的事業还只有半年。我是一个新教師。我又是一个青年，現在剛滿十八歲。过去我是家庭里的孩子，学校里的学生；这半年，却忽然变成兒童的老師，人們眼中的大人了。这个变化太大、太快，因此这半年的小学教師的生活，使我的思想發生了一連串的問題。我平時很用心閱讀“小学教師”。“小学教師”的確

每期都給我很多知識。可是它沒有說到我心里的問題。我心里的問題可能是特殊的問題，所以我就想到寫信給你們，懇請你們能個別答覆我。趁寒假里有工夫，我可以慢慢地想，慢慢地寫，把問題說清楚。編輯同志不會嫌我太囁嚅吧？

當我在師範學校里讀書的時候，校長和老師常常說小學教育的重要性，人民教師的光榮。從許多道理上看來，我的確相信做一個人民教師是光榮的。同學中有一些人不願意做小學教師，硬說做一個小學教師最倒黴，因而學習也不積極。當時我對這樣的同學很不以為然，曾跟他們辯論了好多次。當然，辯論的結果，勝利是屬於我一方面的。現在，我做了半年的小學教師，回想起來，我過去跟人辯論，只是憑理論，憑熱情，卻不懂得實際。實際的生活使我体会到，做一個小學教師確實沒有什麼光榮。我並不認為做小學教師是沒出息的，但我也不認為是光榮的。小學教師就是小學教師，平平常常，如此而已。

編輯同志，請你猜一猜，當我拿着縣里的介紹信第一次到武家莊小學來的時候，我是怎樣想的？我想，學校里的老師、學生，莊上的羣眾，一定都要來歡迎我。那知道我走到莊頭上，只有兩個農民蹲在樹蔭下談心，冷冷清清，除此以外，連一只狗都沒有。武家莊我沒有來過，我還懷疑，別不是武家莊吧？便上前向那兩個農民問道：“請問，這裡是武家莊嗎？”回答道：“是的。”我又問：“學校在那一邊？”回答道：“在莊西頭。照直走，就到了。”我才走了兩步，便聽到那兩個農民談起我來。一個說：“聽說學校今年要添一個先生，一兩天就要來了。”一個說：“沒准兒這一位就是。”我走到學校里，看到了校長，他跟我握了握手，說：“歡迎！歡迎！”可是別的也看不出有什麼歡迎的表示。從此我就在這裡上課，批改作業，備課，學習，跟兒童打交道，過着極其平淡無奇的生活。有時走到莊子上，兒童告訴他的家里人，說我就是新來的那位趙

老師。學生家長便招呼道：“趙老師，請家里來坐坐罷。”我也客氣兩句：“有事，不客氣，下次來吧。”就走開了。如此而已！半年來，我從學生、家長、羣眾和幹部的眼光里，看不出自己有什麼光榮來。武家莊增加了我這個人，也不覺得多；少了我這個人，也不覺得少。事實正是這樣；寒假開始，我又一個人悄悄地離開了武家莊，回到自己的家里。武家莊的人彷彿沒有看見我的行動似的，他們都在忙着準備過春節。那末，編輯同志，請你不要從理論上，而是從事實上談一談，小學教師的光榮到底在那里呢？

其次是工作問題。

我自己認為我工作是積極的。編輯同志，希望你相信我，我確實是積極工作的。因為我以為，一個人不管做什麼事，都必須認真負責。我做的是小學教師，就要把小學教師的工作做好。這是我的信條。可是，我雖然積極工作，但我的工作效果並不比人好，有時還會出毛病。出了毛病，心里就氣，有時甚至想哭一場。為什麼要哭？因為我覺得受了冤屈。我是積極工作的，想做好工作的，可是卻做不好，還要出毛病，不冤煞人么？不難受么？

我教低級班的語文和算術。這學期期末測驗的結果，語文成績還湊乎，算術成績差得很。一年級學生二十一名，不及格的有十一名。二年級十八名，不及格的有十名。不及格的過了一半。在成績及格的學生之中，分數最多的不過七十七分、八十分。這是什麼回事呢？難道我沒有認真備課嗎？我每課都有備課筆記。我講課不賣力嗎？唉，每次上算術課都要把嗓子叫干了，講一遍又講一遍。我實在不懂到底是什麼原因。直到快放寒假的時候，校長才對我說，我的教學工作有很多缺點，主要的缺點是：性急，主觀，不能啓發學生的思攷，有“注入式”的傾向；不符合直觀性原則、系統性原則和鞏固性原則。唉呀，我竟沒有想到我教學上的缺點竟這樣多！我原來以為我教學不成問題，因為教育學和教學

法這兩門課，我在師範學校學習時的成績都是優等。可是半年來的事實證明我的教學理論原來是空的，我的理論和實踐之間有一段距離。

對學生的品德教育也有問題。我知道，向學生進行品德教育，第一要有耐心。起初我是耐心了。可是學生並不因為我有耐心而表現得很好，相反，却好像認為我是好欺負的，把我的話全當耳邊風。最叫人沒法辦的是上課的時候，我差不多要不停地說服學生，叫他們遵守課堂秩序，不要說話，不要亂跑亂動，不要手里玩什麼東西，等等。剛把這個學生說服好了，那個學生又出了問題。加上複式教學，困難更多。你教一年級，二年級學生亂起來。你教二年級，一年級學生鬧起來。真是沒有辦法。後來校長說，有耐心是對的，但光有耐心也不行，還要進行必要的獎勵和懲罰。高級班的班主任仲老師，他偷偷地告訴我，他上課的時候，學生不敢動，誰不守規則，誰就要吃他的“耳朵”。我說：“這不是體罰嗎？”仲老師笑笑道：“理論是理論，實際是實際，都照理論辦事是行不通的。只要不打，不把學生弄哭起來，必要的懲罰是非有不可的。”仲老師的話使我的思想模糊起來。事有湊巧，第二天上課，二年級的王逸生老是偷看小人書，我說服了他兩次還不見效，便把他的小人書沒收了。這個王逸生居然大膽，到我手里來奪。我氣了起來，想起了懲罰的必要，便大聲叫道：“還了得！我不要你听课了，罰你到教室外面去。出去！出去！”我一面叫一面推他出去，不想推得重了一點，把王逸生推跌了一個跟頭。他哭了起來，走出教室，竟一直跑回家去了。我當時心里也發了慌，但當着那么多的學生，我能表示軟弱么？我說：“讓他回家去，我不要他這樣的學生！”全班的學生都楞住了。我講課也講不下去了。下課之後，王逸生的母親跑到學校來，找校長提出了批評。當時我心里又悔又惱，真是說不出的滋味。以後由校長向王逸生的母親

做了檢討，並由我到王逸生家去找他來上學，才算了結了一場公案。這件事給我深刻的教訓：教育學生千萬動不得肝火。

然而問題就在這裡：對學生動火固然不對，可是不動火，捺下一百二十個耐心，也同樣解決不了問題，那怎麼辦呢？

總之，半年的實際工作使我感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原來在師範學校里學習到的許多教育理論和教學理論，到實際中運用起來卻另外是一回事。面對着實際，我們新教師還要從頭學起啊！

談到學習，那麼我要說的話更多了。編輯同志，前面我已經說得不少，耽誤了你們許多時間；可是我還要請求你們耐心地讓我繼續說下去，讓我把話說完。我衷心感謝你們！

編輯同志，我想你們可能體會不到一個小學教師的渴求知識的心理。我們差不多什麼都想學：要提高文化，要精通業務，還要學習政治。要學習的是這樣多，實在不知道從那裡下手才好。手里拿着報紙，心里想着“小學教師”月刊。拿起“小學教師”來，又想先看“語法修詞講話”。才看了兩頁“語法修詞講話”，又擔心“脫離政治”，趕緊把“時事手冊”翻一翻。可是你們是知道的，一個小學教師在一天之中，能夠抽出來學習的時間是很少的。像這樣心神不定，這裡看一看，那裡翻一翻，一會兒時間便過去了。學習的收穫是什麼呢？連自己也說不上。

學習時間特別成問題。從星期一到星期六，從早晨到下午，只要有學生在學校里，你就根本沒有辦法學習。一來要上課；二來要“看住”學生，不能讓他們出亂子；三來學生們像傍晚林子里歸巢的鳥兒一樣，唧唧喳喳的聲音塞了你一耳朵，再不然就是“告狀”來了，叫你拿着書也沒有本事看下去。所以每天只有一清早學生未到校和散學以後的晚間，才比較清靜。可是在比較清靜的時候，要批改作業，要備課，要開會，要休息休息，要處理一些日常生活上的小事，結果，剩下來學習的時間便不多了。工作稍

許多一點，時間抓得稍許不緊，上牀睡覺的時候就聽到敲十一點鐘了。至於星期天，工作了一星期好不容易來到的一個讓我們休息的日子，多麼想休息休息，處理一些私人的問題啊。可是這一天也多半不能閒着，或者開會，或者听報告，或者幫村上做一點工作，或者訪問學生家庭……。青年人，多做點事並不怕。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戰鬥，根本就沒有一刻休閒的時候，我們工作忙一點又算得什麼？不過，不怕忙，却怕沒有時間讓我們學習。我的理想是：每個教師每天至少能有兩個小時的學習時間。但是從那里能添出這兩小時的時間來呢？

由於上述的原因，這半年我雖然學習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解放台灣聯合宣言”等政治文件，閱讀了“小學教師”和其他兩本教育參考書籍，研究了二十多頁的“語法修詞講話”，但我自己覺得，並沒有什麼收穫。過去我都是在老師的教導之下學習的，現在要自學，要參加小組討論，方法不同了，有點不習慣。因此學了之後跟沒有學沒大兩樣。我竟認為過去的半年我不是進步了而是退步了。我非常希望“小學教師”能介紹一些教師在職自學的經驗，替我解決這個重大的學習問題。

編輯同志，下面我還想向你們請教的問題，我曾有些猶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對。倘然下面我說的話有什麼錯誤，請你不客氣的指出來，我是非常希望弄清楚其中的道理的。我自己知道，我是剛出學校門的一個學生，處世為人的學問我完全不通啊！

武家莊小學一共有五位教師。校長叫武一鳴，武家莊本莊的人，原來是地主家庭出身，抗日戰爭的時候就參加了抗戰，在八路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做參議員，去年又被選為縣的人民代表。他年已五十開外，只擔任高級班的一門歷史課，其他就是到縣里區里開會，一個星期里在學校的日子最多也不過三兩天，所以他

的歷史課和校長的行政領導工作有一半是教導主任陳蔭人老師擔負去了。武校長的羣眾關係真好，上自縣長，下至村幹部和普通農民，都跟武校長談得來。對於這樣的老前輩，我們青年人當然是十分敬佩的。可是我認為他有一個毛病，就是看不起像我這樣的青年教師，喜歡的是陳教導主任、馬遠芳老師那樣文化水平高、有教學經驗，卻忽視政治，專門拍他馬屁的人。我覺得這是一種忽視政治的傾向，長期下去，將來會發生問題的。武校長有長期的光榮歷史，他的兒子在軍隊里工作，他是一個軍屬，他在地方上有號召力量，而且處理學校行政工作的確有經驗，因此雖有些缺點，還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使我討厭的是馬遠芳老師。憑良心說，這個人做小學教師已經二十多年，教學的確有一套；可是思想觀點也糟糕得不能再糟。她教課沒有一點政治性、思想性。譬如她教第八冊語文“掏土”那一課，那樣充滿着熱愛勞動的感情的一首詩，她居然講得毫無感情，卻說了許多關於“老鄉”認識天時的“農諺”。她認為舊社會和新社會沒有什麼兩樣：過去有國民黨當政，現在有共產黨當政；過去小學教師教書拿薪水，現在小學教師也教書拿薪水；過去人穿衣裳、吃飯、過日子，現在的人還是穿衣裳、吃飯、過日子……。因此她的人生觀就是一個“混”字。她混有混的本領：一嘴的新名詞，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平時教課是一個樣兒，有人看課又是一個樣兒；她教語文唯一的辦法就是叫學生反覆地唸、啃、寫，因此看起來學生的成績很不差；她上課馬馬虎虎，批改作業可仔細得很，因為她說過：“寫在紙上是硬憑據，賴不掉，必須注意”；她對學生用的是騙，她對校長教導主任用的是恭維，她對其他同志用的是敷衍……。這樣的人，我已經看透了她的卑鄙醜惡的靈魂，可是她卻是兒童“靈魂的工程師”，在學生、同事和家長的印象里並不特別壞。這是從那里說起啊！

我曾把我的看法跟高級班主任仲老師談過。仲老師說：“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不過五六年，在舊社會里，這樣的教師多得很，到了新社會，有些人改變得還沒有那麼快，這也不奇怪。”後來，我建議校長要加強對她的思想改造，不想校長說：“她的確要好好改造思想；可是你，我看也不要驕傲，不要專看別人的缺點。應該看到老教師的優點，向人家的優點學習，努力把教學工作做好。”我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向校長批評馬老師的缺點了。

後來，我彷彿覺得馬遠芳老師對我的態度有些兩樣，看見我就冷笑。我估計校長一定把我的話告訴了馬老師。有一次在學習討論會上，馬遠芳發言說：“我們人民教師的任務，首先是把課教好。課教不好，就是沒有完成人民所交給我們的任務。有的教師沒有完成人民所交給他的任務，不知道自我批評，反而批評人家完成了任務的人。我認為這種教師才應該加強思想改造。”她的話分明是對我發的。這就証實了她對我確實很不高興。當時我忍受不住，直道其詳地說：“馬老師這話是對我說的吧？我的看法卻跟馬老師的看法不一樣。我教學工作沒有做好，是經驗問題。我不相信馬老師剛做教師的時候就是教書的老手。可是馬老師的問題，不是經驗問題，而是思想問題。我們不能把經驗問題跟思想問題混淆不清。”馬老師見我認了真，連忙否認，陪着笑臉，說：“趙老師不要誤會，我是說那些有思想問題、不安心工作的人……”這樣我跟馬老師的不團結就變成公開的事實了。放寒假以前，校長除去指出我教學上的缺點以外，也談到了要跟同事相互團結的問題。可是我一直思想不通，難道我們跟落后分子也能够團結在一起嗎？……

編輯同志，我說得够多的了。我盼望着你們的回信。千萬給我回信，給我指導！

此致

敬禮！

山東費縣武家莊小學教師 趙 明

*

*

*

大家看到：青年教師趙明同志在這封信里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從教師的地位，教師的工作，教師的學習，到教師與教師之間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在許多教師的思想里是同樣存在的，雖然程度上不同。現在我們就來談談這些問題。

舊社会里的一个小学教師的故事

趙明同志在來信中說：“請你不要從理論上，而是從事實上談一談，小學教師的光榮到底在哪里呢？”雖然趙明同志的這句問話有很大毛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做一個人民的小學教師是十分光榮的，這句話是理論，也是實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是空話，而是從事實上做出來的結論），但是我們不妨就從事實說起，因為事實是我們理論的根據。

要談事實，我以為最好從舊社會里小學教師卑微的地位這個事實談起。了解小學教師在國民黨統治下是怎樣生活的，對於像趙明同志這樣年輕的教師特別需要，因為舊社會里的事他們知道的太少了。常言道：“不吃苦，不知甜。”如今年輕的教師，當他剛剛長大懂事的時候，過的都是新社會的生活，他們不知道舊社會里小學教師的苦處，難怪他們不能深刻體會新社會里小學教師的光榮。我，本文的作者，在抗日戰爭以前的舊中國曾做過幾年小學教師。下面就談談我那時做小學教師的一段故事。

在舊社會里，一個受了中等教育的人，如果他既不能升大學，又不肯去做工、種地，卻想找一個“飯碗”，當一名小學教師，那末，第一步就必須去“走門路”。

什麼叫做“走門路”？就是想辦法跟本地教育界有勢力的人發生關係，憑他的勢力，替你在小學里安插一個教師的位置。現在新中國的教師到什麼學校里去工作，都是政府給分配的。那時可不，要自己去想辦法，走門路。找到了，是你的運氣，找不到，你活該。我初中畢業以後，升不起高中，呆在家總不是事情，自然就

想到当小学教師这条路上來。那時在我家鄉当“学委”的(跟現在的文教助理員差不多的地位,不过直接歸縣教育局領導),不是別人,正是小学里教过我地理課的繆老師。論实际,我跟这位繆某並不很熟,小学卒業以后早把他的影子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可是現在他当权,不論怎么样我跟他師生關係不假,有这样一條好門路,豈可不走?於是特地穿得衣冠整齐,帶了四色礼品,到鎮上去拜訪繆学委。見了繆学委,表示了多少敬意,說了許多閒話,最后才談到請他介紹一个小学教師做做的意思。提到來意,繆学委說了許多人多事少的情形,但最后留了一點希望,說帮我試試看,有机会寫信告訴我。我感謝不尽,把四色礼品全部放下,就要告辞。学委赶忙留住我,並堅持不收礼物。當時我們表演了如下的對話:

我:“这是学生对老師的一點敬意,無論如何請收下。”

学委:“不,不,請帶回去。若說是師生的話,那就更加不應該这样客气。你这样客气,送禮,反倒顯得生疏了。”

我:“这不是客气,实在是学生的一點誠意。我从鄉下几十里路帶到老師这里來,老師如果不收,就是嫌菲。”

学委:“唉,唉,那里的話。你这样說,我真是不能不收了。我收你兩瓶酒吧。”

我:“請老師全收下,我罰誓一样也不帶回去。真的,無論如何請全收。老師,你是知道的,我向來不是虛情假意的人。”

学委:“知道,知道。我也老实,所以收你兩瓶酒,其余的不能。”

我:“为什么不能?难道老師还不能收学生的孝敬嗎?不,一定請你全部收下。”

学委:“你确实太固执了。好吧,好吧,我再收下你兩筒香烟。”

这样，四色礼品他收了一半，我帶回來一半，一場禮讓，才算告了結束。出得門來，第一件事就是把剩下來的兩色礼品退給店舖，算了兩瓶酒和兩筒香烟的賬，心里是又喜欢又难受。喜欢的是学委先生收了礼物，小学教師的位置有几分把握。难受的是眼前日用開支越來越困难，却一下子化了这么多的送礼費，还向人家說了無數恭維話。唉！这是什么世道呵！

夏天过去，開学的時日快到了，但每天每時每刻盼望着的学委先生的來信，却始終不見來到。想再去找学委先生一趟，又怕学委先生嫌煩。要不去，又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到底如何。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种滋味真不好受啊！

又过了些日子，小学已經開学了，希望差不多已經變成失望了，忽然接到繆学委匆匆寫來的一張条子，叫我馬上到許林鎮許林小学去做教師。接到這張条子，真是喜从天降，趕緊收拾收拾行李，前往許林小学去“就職”。当然，还得千方百計湊几样土礼，帶給校長先生“晒納”，这是絕不可少的。

進了許林小学，才知道这个学校要我來做教師实在是十分的偶然。許林小学的校長是許林鎮的鎮長兼任的。鎮長姓許，單名一个鑑字，五十開外的人，在附近一帶大大小小的紳士羣里要算數一數二的。許鎮長兼校長，实际上校長不过是一个名，真正在学校里做主的是他的兒子許教务主任。学校里一共有五位教師：除去許教务主任之外，担任訓育主任的是校長的女婿林先生，担任高級級任的是校長的姪孫許先生，担任中級級任的是校長的內侄印先生，担任低級級任的是校長的乾女兒叶先生。本來人事安排得挺妥貼；不想開学在即，校長的內侄、中級級任印先生生了病，不能到校，而且短時期不能恢復健康。这样就突然發生了缺人的問題。校長找繆学委，繆学委便推荐了我。这就是我忽然接到信，匆匆到許林小学來做了教師的緣故。虽然是偶然的

机会，然而到底要感謝繆學委啊！如果不承他收下兩瓶酒和兩筒香烟，他会推荐我嗎？

親愛的讀者：倘然你是一位教師，那末你現在要感謝誰呢？一定不用感謝誰收下你兩瓶酒和兩筒香烟吧？我們現在一个个都只有感謝毛主席、共產黨。我們不要走任何人的門路，不要給任何人送禮。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是光榮的人民教師啊！

再說我既然在許林小學做了教師，總算暫時捧到一個飯碗。可是這碗飯並不是好吃的。是工作困難嗎？是的，一個人沒有做過教師，又沒有受過師範教育，乍做教師，的確困難是很多的。可是真正的困難不在這裡。要知道，在舊社會里，不論在什麼地方做什麼工作，工作好做不好做不決定於工作本身，而決定於你這個人是不是有“靠山”，是不是有資格。譬如許林小學里的許教務主任，他的工作便好做得很，只擔任兩個班的體育課，其餘便是實際上的校長、掌櫃的。自然掌櫃的是一校之主，愛怎麼辦便怎麼辦；便是體育課也懶得上，常常叫大學生領着小學生在操場玩玩球就算了。至於訓育主任林先生，是校長的愛婿；高級級任許先生，是校長的姪孫；低級級任葉先生，是校長的乾女兒。這些先生當然工作也是容易做的：愛上課，便到教室講兩句；不愛上課，便叫學生在教室里唸書，做習題，男先生看小說，女先生打毛綫。有誰管嗎？當然沒有人來管。而且還不用耽愁下學期校長不續聘。至於我，那就不行了。既不是校長的兒子、孫子，又不是校長的親戚。沒有這些關係也不要緊，如果確確實實是學委的什麼人也可。可是我跟學委的關係，不過是兩瓶酒和兩筒香烟的關係罷了。而況我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我只是個初中畢業生，做小學教師沒有資格。因此按我到許林小學來做教師的實際性質來說，只是一個不合法的臨時工而已。所以我雖然暫時在許林小學做了教師，捧到一個飯碗，但是這碗飯並不是好吃的飯呵！

首先是別人不願做的事都交給我。譬如要開成績展覽會了，画統計圖表，寫標籤，佈置會場，都是我的事；其他几位先生的職務是主持開會，演講，招待。譬如大掃除，大家都分配負責的場區，分配給我的是廚房和廁所。

這也不算什麼，既然做工作，就不必揀精揀肥，什麼事不都是人做的？難受的是我做了工作，還落不到一個聲名。原來許林小學雖然實際有我這個人，在各種表冊文件上卻沒有我的名，凡是我做的工作，都寫在生病躺在牀上的許先生的名下去了。為什麼呢？因為我沒有資格。每月領薪也是這樣，由我在許先生的名字下面捺一個指印。我在學校中的這種不合法的地位，連我教的一班學生也知道了，終於產生了下面的不幸事件。

在我教的学生里面，有一个女学生許汝蓮，是本地的大紳士、大鎮長兼大校長許鑑的小老婆生的小女兒。這個女孩子在當時社會的上下人等的眼中，差不多是嬌嬌滴滴的一位“公主”。至於在學校里，當然更是風也吹不得的了。逢到這樣的学生，做教師的只好抱定“忍讓”二字。至於我，自然比別人更要忍讓三分了。由於忍讓，所以最初倒也沒有出什麼大岔子。一天上課的時候，許汝蓮跟同座的一個学生老是偷偷地說話，在桌子下面不知把什麼東西傳來傳去。我不好責備許汝蓮，就看了她同座的学生一眼，說：“不要說話了！”沒有過一分鐘，兩個人又玩了起來。我走到她們旁邊，從那個学生的手里拿下了一個東西，原來是一個玻璃鎮紙，里面有五顏六色的花，確實很好玩。那個学生連忙說：“不是我的，是許汝蓮的。”我一听說是許汝蓮的，心里就有幾分慌；但還沉住氣說：“不管誰的，上課的時候也不許玩，下了課再給你。”我剛一轉身，就听得許汝蓮開口了：“沒資格的先生！”她的聲音說得那麼尖，那麼含着刻薄的意思，以致全班的学生听到了都笑了起來。

“沒資格的先生!”這句話，像刀子一樣扎進我的心。我回過身來問道：“你說什麼？”許汝蓮頂着我的臉，沒有吭聲。我見她不吭聲，想了一想，便不再追問下去，算是結束了。不想我剛一轉身，又是一聲“沒資格的先生!”差不多把我的肺都氣炸了。我說：“你認為我沒資格，那你不要聽我的課好了!”這位“公主”果然把書包整理整理，揹在身上便走了。剛跨出教室的門，就听她哭了起來，叫道：“我告訴我爸爸，不要你這樣的先生!”

親愛的讀者，不要認為這不過是小孩子不懂道理，說出這種藐視教師的話來。要知道這個小孩子藐視她的老師，正是那時整個社會藐視教師的反映。在新中國的學校里，是不可能產生這樣的事的。現在所有的小學生都非常敬愛老師，正是整個社會尊敬人民教師的表現。

後來，由教務主任許先生出面，算是向我道了歉，叫“公主”許汝蓮仍然來上課。可是學期終了，我跟許林小學的關係也終結了。

回想起來，那時我們做教師，雖然有時也聽到什麼“為教育事業服務”等等的話頭，其實這一類的話，說在嘴里，听在耳朵里，比白水還要淡而無味。什麼“為教育事業服務”！还不是有勢力的人把持學校，窮知識分子在學校糊一口飯吃，如此而已！我在許林小學的一學期中，時時刻刻感到自己是被僱用的伙計。我全副精力都花在怎樣叫掌櫃的（校長）對我的印象好，怎樣把教學工作应付過去這些心思上。一個好好的青年，在舊社會里滿腦子就是塞的這些東西，多麼庸俗，多麼可憐，又多麼可恨啊！那里像現在的教師，不僅感到自己是學校的主人，而且感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我們絲毫沒有失業的威脅。我們沒有向誰低声下氣的必要。我們所用心的是如何提高政治，提高業務，更加把工作做好。我們所想的是學校的發展，國家的前途，世界的大事。如此看